

◇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



王国华，“城愁”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现居深圳。

它是深圳最大的一条河流，也曾经是污染最严重的一条河流，今天终于又回归为一条中规中矩的河流。

河岸空旷，视野极开阔。没有很高的树，岸的斜坡上有一些树，亦斜，始终和坡面保持了垂直。这是一些会计算的植物，有所依傍，有所坚持，别人的斜便是它们的直，只是洒下的荫凉不多。人在阳光下走，常常无处躲藏。在我的字典里，必须高达五六米以致十多米的树才配有树荫。让一条河三两年内变干净变漂亮，只要下定决心，其实也没那么难，但要让它有绿荫，除非从其他地方把参天大树连根刨来（这样也不难），而让河岸上自己长出大树，就一定需要时间。树荫与河水一样，和我们能见到的外部世界一样，要有充足的时间去慢慢长大。

河水清亮。厚厚的野生水草轻轻摇动，叶子上粘有泥渍，或为水落后沉淀在上面的，整条河因而少了雕饰痕迹，仿佛幼年在故乡村后常去游泳的河流。有水便有鱼。几条鱼儿凑在离岸不远的地方，尾巴一摆一摆。一条中指长的鲢鱼，离群独自对着一棵水草碎碎念。也许是发呆。水草偶尔晃

今日茅洲河

一晃，似在应答。

河岸上只有我一人，拦不住四面八方赶过来的风。水中的每一个波浪里都藏着一个小小的发动机，它们没日没夜地转动，产生风。风在水里慢慢长大，蔓延到岸上来，去拂动沿阶草、兰花草和斜着的树，顺便吹乱我的头发，让我的寂寞渐渐飘散。

一个人河排水口，内嵌直径一两米的洋灰管子，哗啦啦的小水流，与家用自来水的水量无异。水是白的，没有异味。凑近了闻，仍无异味。令人心情无端舒朗。下面一个水池子，水池涨满后，再流入河中。池内有台阶，可直接上到路面。旁边立了一个人河排水口公示牌及举报电话，水池四周乃水泥栏杆，涂成原木色，上面写着编码：Mzy042。不知其意，但起码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样的排水口不止一个。

多年前，一个在北方某城化工厂工作的亲戚对我说，他们厂排出的基本都是原汁原味的污水。有人来查，请吃个饭，或者临时关闭几天也就过

去了。去意大利考察，见人家化工厂里排出的水，金鱼就在水中，顶着水流往上游，当时汗都下来了。而此时的排水口，或可止住亲戚的汗水。

不远处，巨大的坑一个连着一个。附近停着几台挖掘机和叫不出名字的器械，上面没人。吃饭去了吧？这些事物可统称为工程。河水的污染，问题在岸上，等这些工程全部结束，河应该更像河了。

我在岸边遭遇了一场雨。急雨。刚才还烈日当空，瞬间变天，黑色的云彩中间忽现一团亮色，沉重的水缸扒不住亮色的边缘，整体坠落下来。花草树木都不见了，它们仿佛生来和雨非此即彼。天地之间只剩下密密麻麻的雨，还有哗啦啦的声响。整整两公里呀，我在空旷的岸上跑。从挎包中拿出老婆事先放入的遮阳伞，仅仅盖住头，背心和裤子全湿了。皮鞋里灌满了水，走路时感觉到脚泡在水里，剐剐剐的。

往河中看，水面上亿万个小坑，此起彼伏，无可平复，茅洲河比我接纳的多出多少倍。雨水瞬间成为河水的一部分，并激活了茅洲河。河水奔跑起来，和岸上的我一起跑。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



王瑜明，媒体人，偶有文章见诸报端。

在安徒生笔下，“小美人鱼”是海王最小的女儿，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大海中。她拥有天使般美丽的容貌和夜莺般动听的歌喉，但她为了追求爱情，毅然喝下变身药水，尾巴变成了修长的美腿，但她从此失去了说话的功能。最后，善良的她选择化作海中的泡沫逝去。小美人鱼铜像落户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海港后，就已经成了丹麦的象征，人们说：“不看美人鱼，不算到过哥本哈根。”在重温这个美丽的童话时，我想起了曾经在上海世博园丹麦馆内的一泓蓝白相间的水池里，看见过第一次离开家乡丹麦的小美人鱼“面向大海”。

那是一场“美人鱼之声音乐会”，来自丹麦的 Theis' Jazzband 和中国天津的天才爵士乐手苹果将带来一场震撼的摇滚音乐会。Theis' Jazzband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3年，乐队核心人物是72岁的主唱兼小号手 Theis Jensen。乐队

童话记忆

中没有一位专职音乐家，但他们都在业余时间以最大的热情演奏爵士乐。上海世博会期间，将有26支丹麦一流乐队、合唱团和交响乐团带来“美人鱼之声”，其中囊括了众多音乐流派，包括爵士、蓝调、世界音乐、摇滚、流行乐和电子音乐。

同样，《西游记》也是中国几代人的经典记忆，在少年儿童心中，那是无法磨灭的情感和成长的记忆。1950年代，前辈们设计创作的第一代孙悟空形象和西游记等中国神话影响了几代人。我曾看过杖头木偶剧《西游记》，包括《海阔天空》《真假美猴王》《勇闯火焰山》《我爱花果山》四出剧目，以美猴王孙悟空为第一主角，展现他聪明机灵、自由快乐、勇

于担当的性格特征，并通过杖头木偶的灵动精巧，表现《西游记》颇具动感的神话和游戏韵味。

还有皮影剧《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受欢迎程度不亚于《西游记》。故事中的战略、计谋和惊心动魄的战争一直是各类艺术创作的源泉。皮影剧《三国演义》在传统表现皮影艺术基础上，强调工艺性、立体感，人物可以栩栩如生地呈现，加之原来平面、投影性造型工艺，使之既有人影，又有实物，创造了一种幕前皮影实物与幕后皮影相结合的全新皮影剧表演方法。

不管是童话还是历史，都会教会孩子一个道理，历史不仅仅是在讲述过去，更多的是看到未来，很希望我们的艺术工作者可以多创作一些这样题材的剧目，让我们的孩子在快乐学习的同时，也可以把我们带回美好的童年，重温那些美丽的故事。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



胡蛙蛙，原名胡岚，中国作协会员。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作品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散文海外版》《北京文学》等刊物。著有《寄秋书》《风从域外来》。

终于来到霍拉山下的天塞酒庄。暮春，风和日暖，四野新绿。私以为，新绿是绿色里最有生命力的颜色，像极了人生的绝代风华，稚嫩，好奇，蓬勃，生生不息。

进得大厅，中世纪复古气息扑面而来：墙壁上绘着一幅巨大的油画，葡萄园里，牛车上装满酒桶，年轻男女头顶着木桶、果篮，里面盛满葡萄，盛满喜悦。沿着木扶梯，进到酒窖深处，一壁壁铁艺镂空的窗格，看过去是码放整齐的红酒。高高的穹顶，欧式吊灯，木桌椅木窗，人有些迷离，仿佛穿越在中世纪古城堡。橘色的灯，照在影壁上，红酒的醇香在空气中流泻。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说的是白酒的脾性，刚烈辛辣有江湖气。红酒味道醇郁，入口滋味绵长，像风雨历练后的人生，平而有甘，不燥不烈，似甘泉浸润，慢而温，入心入肺，属于爱情和生活。红酒经过漫长的发酵、等待，一旦遇上中意的味道，便刻骨铭心，莫失莫忘，念兹在兹。滋味在唇舌，也在心间，这是红酒的魅力所在。

点一支烛台，灯光映在书页。仿佛那个夏日的午后，在庄园，简·爱与罗伯

晚香

特的唇枪舌剑，灵魂高贵的人啊，敏感自尊：“……这是我的心灵在跟你的心灵说话，就仿佛我们都已经离开了人世，两人一同站立在上帝的跟前，彼此平等，——就像我们本来就是的那样！”彼时两人的爱，已经浓郁得像红酒，饮一口就醉，而爱本无道理可言。

遇上灵魂契合的人，就像遇上一款红酒。在最初日子里，经过风吹日照，合适的温度，采摘、酿造，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储存、发酵，在时间的漫途中等待那个对的人，一旦遇上将是怎样的惊喜。波澜不惊，不过是经历人间沧桑后的自作镇定。有几分镇定，内心就有几多狂澜。这是相遇的喜悦。

在天塞酒庄，第一次在酒窖见到那么多橡皮桶，盛满了不同品种的红酒。有一只橡皮桶上写着：晚香。我久久地徘徊在这只橡皮桶周围，抚摸逡巡。要沉睡多久才能唤醒一场今生的相遇。一如晚香这个名字。晚字道出了时间，也道出了滋味。晚香，像一

个姗姗来迟的女子。晚来的香，晚风拂过的香，时间深处晚到的香，一切憧憬和美好让等待生出欢喜心。这是红酒的禀赋使然。也正因此，红酒属于高贵、典雅，常与品味、品质相连。

四月葡萄上架，片片新叶，在风中轻舞，米粒大小的花苞在风中摇头点头。恍惚间我好像看到葡萄挂满篱墙，红的，紫的，深红，绛红，深紫，浅紫，浅红，粒粒如水晶，剔透，圆润，饱满，如同多姿出众的女人，待妆成还要经过打碎、搅拌、过滤、装桶、发酵，到最后盛装在瓶。在轻轻一握的杯中，抿一口，运气好，不经意间就会遇上灵魂契合的味道，如果运气没那么好，那也无妨，那就一只杯子，一只杯子地寻，人世间原本也是一个找寻的过程。多么奇妙，有些缘分就藏在寻寻觅觅的曲折与回荡中，因了这样的曲折，平淡的日子又多出了几许意外的惊喜。

晚风中，橘色的灯下，开启一瓶红酒，或许就会遇上怦然心动的味道，久违了呵，享受迷离和微醺，那些美好的文字会跳将出来，令你心动，让人沉醉。

而我在这样的夜晚，期许遇上谜一样的晚香。